

◆朱子新學案(二)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朱子新學案 目次

第一冊

例言.....一

壹之一

- 一 朱子學提綱.....一
- 二 朱子論理氣.....二六七
- 三 朱子論無極太極.....二九七
- 四 朱子論陰陽.....三三一

目次

一

五 朱子論鬼神……………三三七

壹之二

六 朱子論仁上……………三九三

七 朱子論天人……………四一七

八 朱子論聖賢……………四三一

九 朱子論善惡……………四五三

一〇 朱子論天理人欲……………四六七

一一 朱子論道器……………四八三

一二 朱子論體用……………四九三

第二冊

貳之一

一三 朱子論性……………一

一四 朱子論命……………四五

一五 朱子論數……………七一

貳之二

一六 朱子論心與理……………九五

一七 朱子論情……………一二三

一八 朱子論心與性情……………一三一

貳之三

一九 朱子論仁下……………一四一

二〇 朱子論忠恕……………一九一

二一 朱子論人心與道心……………二一一

貳之四

二二 朱子論未發與已發……………二三七

二三 朱子論涵養與省察……………二九九

二四 朱子論識心……………三五九

二五	朱子論放心·····	三八三
二六	朱子論靜·····	四〇五
二七	朱子論敬·····	四二九
二八	朱子論克己·····	四七三
二九	朱子論立志·····	五〇五
三〇	朱子論知與行·····	五二一
三一	朱子論誠·····	五五三
三二	朱子論思·····	五七七
三三	朱子論幾·····	五九九
三四	朱子泛論心地工夫·····	六〇七
三五	朱子論心雜掇·····	六三九
貳之五		
三六	朱子論格物·····	六六五

第三册

參之一

三七	朱子從遊延平始末	一
	附朱子自述早年語	四三
三八	朱子對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四人之稱述	五七
一	濂溪	五八
	附朱子評述康節之先天圖	九四
二	橫渠	一一〇
三	明道伊川	一二七
	附述近思錄	一七二
三九	朱子評程氏門人	一八三
四〇	朱子評胡五峯	二二七

四一 朱子論當時學弊上中下……………二六三

參之二

四二 朱子與二陸交遊始末……………三三七

四三 朱子象山學術異同……………四一一

四四 朱陸異同散記……………四九一

參之三

四五 朱子論禪學上下……………五五五

四六 朱子論禪學拾零……………六二一

參之四

四七 朱子評述孔門以下歷代諸儒並附其論莊老……………六五五

肆

四八 朱子論讀書法上中下……………六九一

四九 朱子論學雜掇……………七七五

第四册

伍之一

五〇 朱子之經學

- 一 朱子之易學……………一
- 二 朱子之詩學……………五九
- 三 朱子之書學……………九一
- 四 朱子之春秋學……………一〇七
- 五 朱子之禮學……………一二七
- 六 朱子之四書學……………二〇一

伍之二

- 五一 朱子論解經上下……………二五七

- 五二 朱子與二程解經相異上中下……………三三九

附記朱子與張南軒辨論語……………五七一

第五冊

陸之一

五三 朱子之史學……………一

附朱子通鑑綱目及八朝名臣言行錄……………一三一

陸之二

五四 朱子之文學……………一六七

陸之三

五五 朱子之校勘學……………一一三

附朱子韓文考異……………二五五

五六 朱子之辨僞學……………二九七

五七 朱子之考據學……………三三一

陸之四

五八 朱子格物游藝之學……………三八五

附朱子年譜要略……………四六三

小目要旨索引

目次

九

朱子新學案 第二冊

朱子論性

朱子之論心性，亦猶其論理氣。其論性，上承伊川「性即理也」一語，自宇宙界落實到人文界。如是而後其理氣兩分之說始見完足，學者當兼觀焉，庶可以窺朱子立義之大全。

語類云：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五九）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九三）

又曰：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故多有差處。（五九）

如今人說性，多如佛老說別有一件物事在那裏，至玄至妙。一向說開去，便入虛無寂滅。

吾儒論性卻不然。程子云「性即理也」，此言極無病。（五）

性是就人物上說，天道是陰陽五行。（二八）

譬如一條長連底物事。其流行者即天道，人得之者為性。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

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二八）

論語「性與天道」章集注有云：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

此皆闡發伊川「性即理也」一語之旨，而言之簡淨扼要，可謂通天人之際而一之。

語類又曰：

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官便有職事。（一一七）

古代儒家多言道，宋儒始重言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言性道合一。語類此條，則言性理合一。人物稟賦得此公共之理以為性，綜合此人物所稟賦之各別之性，即成為天地公共之理。謂「性」謂「萬理之總名」者，性可散為萬，理則合為一。就天地言，只可曰一理，不可曰一性。朱子承伊川說而發揮益臻細密具如此。

文集卷七十四孟子綱領有云：

性之為體，正以仁義禮智之未發者而言，不但為視聽作用之本而已也。明乎此，則吾之所謂性者，彼佛氏固未嘗得窺其彷彿，而何足以亂吾之真哉。

此辨儒釋言性之異，語詳禪學篇。謂仁義禮智之未發為性之體，是即謂性即理也。

問：「橫渠謂『所不能無感者謂性』，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言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亦有箇模樣。蓋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

感。理便是性，但將此句要來解性，便未端的。」（九九）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九九）

此一辨極重要。理不能言感而性則有感，因性已落形氣中也。心無感便不見理，朱子謂「亦是心中有此理方能感」，心中有此理者即是性。如水流濕，火就燥，此即是性，亦即是理。惟言水火燥濕，都已落形氣中。此仍當兼看理氣篇。

陳安卿問：「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答曰：「此意甚備。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文集卷五七答陳安卿）

人之言理，每曰自然、必然、能然，此乃事物之理如此。至於人道，更必要見得所當然，始是要切處，所謂義也。果是當然之理見得於吾心有不容已，此即見「感」之即性矣。人能從性見理，此尤是要切中之要切。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

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宏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着便會瀉，附子喫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煇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六〇）

此條沈僩錄，乃朱子晚年語，可謂是朱子說理說性說心之總匯，學者所當細玩。因釋橫渠語，旁引康節，將性與理與心之義界，其相通處，及各別處，詳細發揮。而伊川「性即理」與象山「心即理」之意見，其間得失亦從而見。理必安頓在氣上，無此氣，則理無安頓處。心亦屬氣，心必有知覺，故理亦由此知覺來運用，性亦以此知覺爲郭郭也。因此又說到人有知覺，鳥獸草木亦同有知覺，甚至大黃附子以及一切腐敗之物亦有知覺。人與鳥獸草木，即可因其知覺而見性。大黃附子以及一切腐敗之物，則是因有性而推論其亦有知覺也。謂性有知覺，即是說性必有感。在此氣化之中，人物相互間各有感，即是各有知覺，各有性，亦即是各有一相互共通之理。由上向下說，則是有理後有性，而有相互間知與感之心。由下向上說，則是因其有感有知有心，而見其各自之性與其共通之理。然不能謂宇宙大自然由心與感來，只能說宇宙大自然由理與氣來。而究極推論，則又理在氣先。「信州諸公」，乃言象山陸學。既言「草木無性」，因亦必言「草木無心」。故只言「心即理」，更不必格物窮理也。其實草木亦有感，即是有性亦有心，亦即是草木各有性，各有理也。

論性須知有感，有不容已，故言性必及氣。然明道則曰「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伊川又曰「性即理」，此兩說極費分疏。朱子極推伊川「性即理也」之說，然理字性字終是有界分，不可

混一言之。今擇錄語類數則涉及關於此方面之分疏者，以見朱子立說之本末。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往往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卻依舊在。此，全在學者着力。今人卻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九五）

此條金去偽乙未所聞，朱子年四十六。謂本善之性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此似不必再有「氣質之性」之一名。不必把性分作兩截看，此乃朱子較早時之說法。語類又曰：

「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卻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卻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九五）

此條程端蒙錄，又見文集卷四十五答王子合書，蓋端蒙錄此書以入其所聞語錄中也。答子合書當